



玩把“铁达尼克号”抵死过瘾

爱死缠难打

台风云

44.59
7Y
C-1



爱死缠难打

风 云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晓 涛

封面设计:文 苑

未完梦系列
爱死缠难打
(台湾)风 云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204-03242-8/I·557 定价:9.80元



＊
台湾·
风云
＊

林达坐在地毯的垫子上，正操纵着电脑看新买来的影碟《西部游侠》。

“讨厌！又死机！她爬起来，用手指云敲打键盘。

机子丝毫没有反映。她只好重新启动，显示器上开始出现一连串的数字。

她的手指敲打着键盘，用鼠标熟练地点着菜单，移动光标，好，到位，光标向前缓缓移动，出现了女主角舞上的妖冶身姿：局成火红色的长发，绿色的村叶状的眉，一双蓝眼睛又深又大，一双红唇是那樣的润泽诱人，肌肤如雪。

＊
死
机
打

“唔，这种妆型真的不错，颇有创意。”林达赞叹着。



在她的身边，有一只毛色雪白光亮的纯种波斯猫正打着呼噜。

“讨厌，懒白白，又睡觉，快，看，多精彩的碟！”好拍拍猫咪白白。

白白只是伸了一下头，“喵咪”了一声，很快，便双进





入了它的梦乡。

“唉，臭白白，真是拿你没脾气。”她嘟囔着，只好自己一个人去欣赏节目了。

她在等男友司马明，她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她考取了法国巴黎大学的欧美文学硕士研究生，那个她向往已久的梦想现在真真切切的成为现实摆在了她的面前，她倒没有了幻想乍成真的狂喜。

相对于她的同龄人来说，林喧是幸运的，而且一切都顺利得让人惊讶。

她的父母都是台北教育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她从幼稚园一中学到大学本科，没有受过一点挫折，而且，成绩一直都很优异。

受
死
續
續
打

在林达读大三的时候，她在一次学校周年纪念的舞会上认识了司马明，立刻，司马明便被她四射的艳光所迷惑，他年轻，潇洒而又多金，他幽默，风趣而又魅力无穷，他开始疯狂地追求她。从在学校门口接到进校园找直到最后徘徊在课室的窗外。



“咳，林达，你好福气，快快答应她的追求吧！”好友秋儿说。

林达不置可否的一答一言。

她知道她是很吸引人的，她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引来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回头率，那目光中有惊，有赞赏，有妒嫉，她早已可以为常了她现在才十八岁，她才不急呢。





未完系列

直至有一次，在咖啡店里，香黄的灯光下，与司马明巧遇，骂道：“你要不要脸！”

司马明不躲不闪，生生接了她这一“招”不慌不忙颇有风度地说，“不要，否则，怎么能够追到你？”

有五秒钟，林过惊愕地张大了双美目，嘴巴也有些合不拢了。

“天啊！世界上竟还有这样的人！”她说不上自己是愤怒还是无奈，自己的初吻，竟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一点风有感觉到小说中的那种浪漫和心动。

司马明冲她那邪邪地笑笑，把她扔在那里，转身走了。

“哼！可恶！魔鬼！你一辈子娶不到老婆！”她气急地跺跺脚，喝咖啡听音乐的好心情上副业也没有了。她背起小鞠包，走出了店门。

第二天，当她下课走出校门的时候，她又发现了那辆熟悉的黑色本田，司马明手中捧了一大所红的玫瑰，正冲她灿烂地笑着，露出一口齐齐的白牙。

在爱情的剧目中，再美丽的骄持高傲的女孩子都经不起俊男死磨硬缠的追求，最终，林达还是成了爱情的俘虏，做了司马明的女朋友。

司马明对她百依百顺，百般疼爱，百般呵护，她觉得拥有爱情真的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

同学们都说，林达林达你好运气啊！遇上这么一个多

爱
无
嫌
打





才且多财的男朋友?喂,什么时候举行结婚大典?

每逢此时,要达便会甜蜜蜜地笑着对朋友们说:“唔,我念书最少要念到硕士。等硕士念完了再说吧。”

现在,她终于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喇,在巴黎呆上三年,回台北来做司马明的新娘,那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啊!

☆
台
湾
·
风



听购买门口传来锁匙动的声音,白白立即停止了呼啸,“曾”地跳起来,冲向门口。

☆

受
死
难
打

门开了。司马明夹着一只文件夹走了进来一脸的春风得意,看来,今天他一定是诸事顺利了。

白白在他脚边“喵喵”地转着,在他裤脚上蹭来蹭去。



他弯腰抱起白白,走到林达面前,在她身边坐下,亲亲她的脸颊“唔,宝贝,看得远么入迷?”

她回吻她。

“你今天看来好高兴,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哦,当然了,我们今天很巧地赚了日本人一把,真过瘾。”司马明兴奋地说。

“嗯?怎么巧妙?”林达忍不住自己心中的好奇。

司马明是做外贸进出口生意的,对于赚钱向来是很





有一套的。林达以往是不惜于听他谈赚钱经的，每当司马明想对她夸耀时，她总是说：“阿明，跟我有关吗？如果跟我无关，请不要说。”

✱

而今天，好有特别好的心情，她想听听他是怎么狠赚了精明的日本人一把的。

✱

“真的想听。达令？”

司徒明见林达来了兴致，眼中立刻显出了兴奋的光芒。

林达点点头。

“你该知道，上次日本人骗了我们一把，拿次品充正品，我们赔了几百万，而这次，我们让那家公司赔得硬了产。”司徒明颇为得意。

司徒明从大陆低价购进一批镁矿砂，运抵台湾后，从信息网上发现日本的大正公司还要要一批镁矿砂，而大正在半年前曾骗他们一次，这次，司徒明要用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他和公司其他几个董事经过商议，决定用中国的文字做文章，好好治理一下大正公司。

受无难打

于是，他们在镁矿砂中掺进了大量的变矿砂，然后，跟大正公司联系，不他们手头有一批刚从大陆运抵的优质镁矿砂，因公司资金周转紧张，需脱手一价格可以商量云云。



日方立刻作了反应，他们知道这家公司在上次与他们的交易中无气大伤，大正公司立即便相信了他们的





话。

派人看过样砂后，日方狠命价，终于双方谈定价格，
* 大批矿砂运至日本。

爱 大正公司以为，他们这正可发了大财，一转手，他们
便能净赚上百万美金的利润。

然而，当他们将矿砂卖给革要冶金公司时，对方不久
便要求退货，并且进行索赔。

大正公司不愿退款，两家公司便闹上法厅，冶金公司
说他们买进的镁矿砂中含大量的废矿砂，根本不合用。

经过检验，事实确如冶金公司所言。于是大正公司通
过国际仲裁机构，起诉台湾恒达国际贸易公司。也就是司
马明他们的公司。

爱
死
难
打

而最后，恒达公司居然胜诉，大正公司因巨额赔款无
法偿清，只好宣布破产。

原来，司马明他们在合同书上写下的镁砂是美砂二
字。



法庭上，司马明振振有词：“黄明的法官先生，我们出
售给大正公司的是“美好的砂子，而不是可以冶炬出金属
的矿砂。”

法官看看合同书和货物品名确实都是美砂，而不是
镁砂。

粗心大正公司老板山野次郎当场晕倒。恒达国际
贸易公司净赚数百万美金。





未完葛系列

“我们终于是出了一口恶气。”司马明快意地说。

“天！职明，你们这不是欺骗吗？”林达不禁惊叫，做教授的父亲说，要做谦谦君子，教美学的母亲说，要诚实练达，以怀坦荡，欺骗这可不是小人所为？

※
※

“林达，你真死脑筋。”司马明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自古商场如战场，后不厌诈，无商不奸……这叫谋略，不叫欺骗。”

“好吧，好吧，”林过对商业定套实在是转不开脑筋，欺骗也好，谋略也好，反正都是他司马明的事，与她林达有多大关系？这么一想，林达的争执之心立刻没了踪影。

“我也有一件快乐的事要告诉你。”林达说。

“什么事？快说给我听。”

“唔，先吃饭，然后再对你讲。”林达说着站起来，走向厨房，将做好的饭菜放进微波炉里一热过，端进餐厅。

“喂！林达。”司马明大叫，“你真是越来越能干了。

他急不可奈地去尝林达的手艺。

唔！真没想到，她的技术竟是棒极了。

“哇噻！真够做老婆的资格了。一点都不比阿菜做的差！”他喝了一口西红柿蛋汤，真鲜。

阿菊是他们请的钟点工，台北某职高的学生，因家境不够宽裕，只好勤工助学，阿菊因暑期刚毕业，要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便辞他们家的工。现在是假期，林达不想太闲了，便主动承担起“家庭主妇”的职责。

受
死
難
打





吃完饭，司马明帮着林达往厨房里收拾具，看到水槽边还摆着半只红红的西红柿，好奇的问：“林达，怎么这里还有半只西红柿？”

“哦，那是刚才做汤时剩下的。”

“嗯？你做汤用了多少西红柿？”司马明更好奇了。

“半只呀？”

“什么？半只？再放进去一半又会如何？”司马明感到有些好笑。

“哦！那可是不一样的。多放半只，味道就会不同了。”林达主着，捧过来一本菜谱，指着上面的文字说：“那，你看好罗，做多少的少克蛋汤，应放多少多少克鸡蛋，多少西红柿，多少表菜，多少水，多少精盐，多少清油，多少味精，多少白砂糖，多少淀粉，多少……”

“呃，林过。”

司马明的头都要大起来了。行了，行了，不念了，不念了，我实在是听不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难道你都你过不成？”

当然罗！你不信吗？”说着，变魔术般，林达的小手中多出了一只小巧的弹簧称，下瑞还钩着一只小小的盘。

司怪明自着她那认真可爱的样子，忍不住大乐。

白白跟进厨房，冲他们“喵咪”，“喵咪”地叫，眼睛直直地睡着水槽国那半只红红的西红柿。

“哗！白白，你是不是想吃西红柿了？”司马明冲猫儿





白白说。

白白又“喵咪”叫了一声，好像是对人的回答，这只猫，简直都成精了。

✱

✱ “你真调皮，对什么都好奇，就像你林达姐姐，西红柿你会吃吗？”说着，他将那半只西红柿盛进一只盘子里，放在了白白面前，白白竟眯了圆圆的蓝眼睛，一副笑模样，伸出红红的小舌头，舔了舔，然后，竟吃了起来。

“真是奇怪，”司马明说，“他一向可是非鱼肉不食的呀？”

✱ “喇，跟人呆久了，当然就带上了人性，成了杂食动物了！”林达笑笑。



受无糖娘打

“林达，你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司马明靠在沙发上，一喧用遥控器点着电视节目，一手拥了刚从浴室出来，浑身散发关力士浴液香味的林达。



“唔，你等一下。”林达站起身，用大毛巾重新包好被司马明弄乱的头发，走到桌子边，打开抽屉，抽出一页纸，递到司马明面前。

司马明伸手接过，不得读完，便大叫，扔了手中的遥控器。



“哇噻！了不起！了不起！林达，你什么时候考试的？怎



么也不对我说一声？”

“唔，审我自己的事，我不想告诉任何人，那样会有很大压力的，怕考不取。”

“那，你九月开学，现在都快八月了。”

司马明说着。不禁有了一丝惆怅。

这个跟他一起生活了两年的小女人，没想到，竟还是么用功，他希望她能多多依靠他，满足他大男人的心理，而林达，却好像总是那样有主张。在他们同居以后，司马明是不主张林达再念书的，而林达不但坚持念完了本科段的课程，竟然还考到了巴黎大学的硕士生。

他没有心思再去看电视，一把抱过林达，狂热地亲吻她，他实在说不明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欣喜，还是失落。

她身上的浴后的清香激起他体内的欲望，两人几乎是疯狂地纵欲，仿佛生死离别就在眼前。

接下来的日子，林达一直忙忙碌碌的做着准备，走访亲友对他们告别。

八月初，林达订好了直飞巴黎的国际航班。

候机大厅里，司马明和林达热烈的拥吻，又叮咛父母的注意身体。

看着女我学业有成，林父林母自然万分高兴。

“等我，阿明，我到学校马上给你电子邮件过来，你很快就会有我消息的。”她不舍地说：“等我三年，你们结





婚。”

“嗯，林达。”司马明脉脉地望着她。“我会等你回来做我的新娘的。二十几年我都等了，何况三年？”

踏上飞机的弦梯，林达回望这座美丽的城市，台北，我要别你三年了！亲朋好友，亲爱的阿明，三年后见！”

林达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与向往，她的前程会多么地光辉啊！

波音 747 一声轰鸣，直上云天，林父林母和司马明爷头直望蓝天，直到那架载关林达的习机看不见了踪影才离开机场。



法国巴黎的一切都是那以美好，但是林达无心多欣赏，马上打开随身携带的电脑，向电信局申请新站，给司马明发由伯回去。

她常常和他在网上交谈，以排遣在异国的孤独和对他的思念。

他多情的文字令她欣慰，安心。

渐渐地，她的朋友多起来，好的学习也一日忙似一日，她要尽早完成学业，早日和司马明团聚，网上谈话毕竟只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联系，而不是两人的相见。因此，他们渐渐地交谈少了。





在忙过考试，要达又和司马明进行网上交谈，对方却没有反应，这证明司马明不在。

她有结心急，一个礼拜天天在网上访问那个熟悉的网址。

终于，司马明有了回音。

“为什么音讯皆无？”林达敲着字键。

“到香港办公事，行动匆忙，没来得及通知你，请见谅。”林达看到了他的松了一口气。

“我最近学业很心，想早点毕业，只能拼命读书，早日返回，与你相聚，”林达熟练的与司马明对话。

两个小时的光光匆匆而过，司马明说他有急事需处理，以后再进行交谈。

林达不舍地退出来。去访问别的网址，搜寻她感兴趣的事。

进门来的正是邱欣菊，也就是从前司马明和林达的钟点工。

邱欣菊现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做秘书小姐，化妆品对她的耳濡目染和女孩子爱美的天性使阿菊很快便找到了，切合自己的妆扮，如今的阿菊已不再是几个月前那个羞怯怯，老实肯干的小姑娘了，她现在亭亭玉立而且光采照人。

她有很丰裕的业余时间于是，她又念及了从前的顾主，那对慈善的情人，她便又回到了司马明家，重新做起

＊
台
湾
风
云
＊

受
无
难
像
打





了钳点工。

她的工作很轻松，只需要给司马明做一顿晚饭，而这晚餐也当然包括刀自己的配额。

“喇，林姐呢？”初返司马明家的阿菊没有见到美丽夺人的林达颇感讶异。

“她到巴黎念书去了，”司马明回答她。这个小姑娘，才两个多月没见，变化是如此之大原来人没注意，她也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女孩子呢！

爱情这种事情，是从来都没有办法说得清楚的。在几个月的日日单独的相处中，阿菊不知不觉的爱上了司马明，而阿菊虽没有林达的好家世和才华横溢美貌迫人，但她活泼，温柔，对他说的一切是那以耐心而又感兴趣地听着，她不像林达，在他想说工作的时候，常常会说——唔，阿明，跟我有关系吗？如果没有，请不要说。

阿菊能满足地作为一个男人的虚荣心和自尊心。

而林达现在又不在他的身边。

一次大雨滂沱的夜晚，阿菊没有带雨具，他留下了她。

远在巴黎的林达，还在继续刻苦读书，以求早日回到台北，踏上幸福的红地毯。

在司马明和阿菊缠绵的那个雨夜，林达正咬着樱桃驱赶着疲惫背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特点。

他们偶然的网上交谈，依然是那样喁喁切切，呢呢喃

✱

✱

受
无
难
打





喃。

两年后，林达提前完成了学业，拿到证书，她匆匆收拾行装，没有告诉司马明，她要给他一人大大的惊喜。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林达没有合过一眼，这种激动，远比两年前踏上法兰西的国土时超过万倍。”这就是爱情的神奇力量！”她不由地喟叹。

美丽的宝岛熟悉的轮廓终于呈现在了林达的面前，她竟然有种流泪的感觉，这应该是一种欢欢的眼泪吧！”

没有先回父母的家，招辆 TAXI，直奔那幢熟悉的房子，她的手不由是伸进衣袋里，摸了摸那串叮叮铛铛的锁匙。

爱
无
嫌
恨
打

跳下车，塞给司机一张大标，拎着箱子跳下去，直冲那道大门。

“小姐，找你钱！”司机摇下车窗，伸出头冲她大叫。“不用找啦！小费！”她回间冲他挥手，“那，多谢小姐出的可真大方，他天能多栽几个这样的主顾就了了，而且，她还那样的迷人。



打开大门，拎着箱子拾级面上，走进厅堂，哦，我一切，一点都没改变。

将箱子放在楼下，她悄悄走上楼，轻轻打开房门。一切都学是往日的样子，洁净的模样一如从前。

谁说男人懒？她走了两上，这一切都是一尘不染的样子，唔，阿明可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男人。

